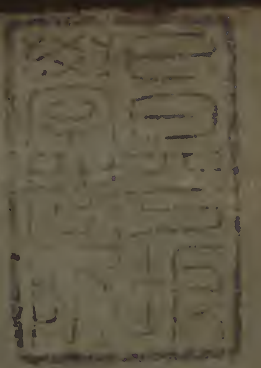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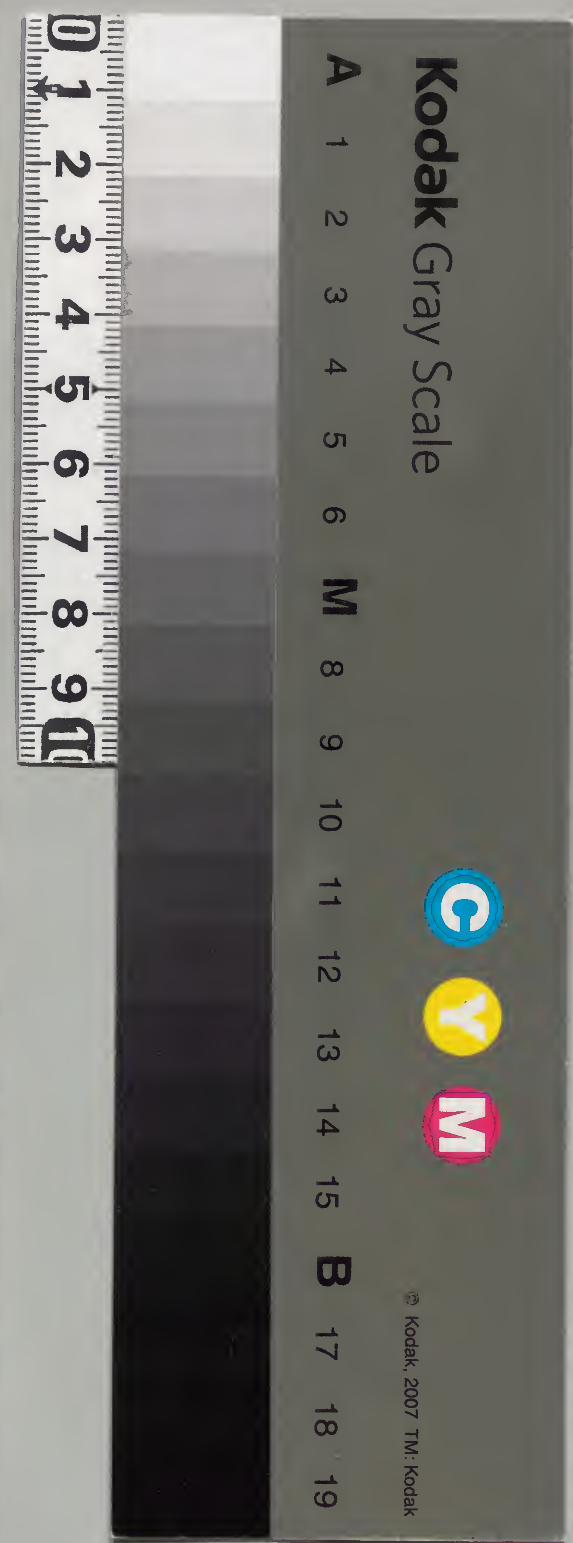
宗忠簡集 坤



漢書門	
三四八	九
一	六
號	函
架	冊
二	三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五	三四
百	八
二	一
架	冊
冊	架
二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81
冊數	2 ( 2 )
函號	315 105





宗

御書之御  
御書之御  
御書之御  
御書之御  
御書之御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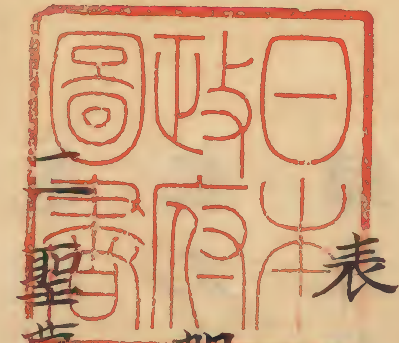
天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二

淺草文庫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賀康王即位表

聖象塵乾坤改色萬邦後后天日宜臨亟回謙

避之誠至慰顯昂之望人神胥慶夷夏聳傳臣中

賀竊以大宋之應天順人太祖之創業垂統凡奕

世盈成之嗣皆挺生膺智之姿其所以繼繼繩繩



莫匪乎兢兢業業浸久太平之習稍忘禦侮之圖  
顧大臣熟此燕安致黷虜抵滋猖獗信和盟之妄  
議墮邀劫之姦謀人咸哀痛而籲天士欲奮張而  
盡敵然萬方之是賴須一人之作猷果下恤於蒸  
黎允上符於穹昊恭惟皇帝陛下稟虞舜之大孝  
體周文之小心既不得已而有臨宜大有爲而無  
倦如陽方復萬物自春似日初升九幽洞炤嘉靖  
中興之事業掃除外侮之兇殘俾享於休以永至  
治臣蕭然行質偶此愆辰屬總師徒進臻河朔慶  
雲龍之會阻陪鳴玉之班依日月之光第切傾葵  
之望臣爽任

聞車駕還闕賀表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  
表疏係第九次奏請

臣今月六日承逸報車駕將還闕者恭聞明命肅  
詔回鑾歡騰率土之謠和決中天之氣里閭喜悅  
如嬰孺之將見慈親道路光輝若翳霾而忽瞻白  
日人情至此天意可知

中謝

竊以列聖格高先正



垂裕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至衆而好惡匪殊但  
觀自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嚮背是知人所欲者  
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同自然天下能  
成大順恭惟皇帝陛下以道觀政以德行仁密韜  
神武之機獨幹乾剛之斷整齊萬衆來歸九重宇  
宙澄鮮預想屢豐之慶廟堂肅穆式隆宏濟之休  
昊穹降福以攘攘寰海來崇而濟濟六軍有雷動  
雲行之勢西夷蒙風驅電掃之威赫奕重光崇高  
再造列辟厥奔而忭靈寰區竭蹶以欽承臣無任  
云云

聞車駕議還闕賀表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次奏請

恭膺明命肅詔回鑾下蘇後后之情仰對在天之  
意蔥蔥佳氣增允二百奉之休勉勉遠猷駿惠大  
一統之盛佇觀不應聿享咸寧中謝竊以太祖肇  
基奕世嗣服鉅據本根之地宏施寔德之風宅四  
表而率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真主曩緣辰告誓



聽時必知人久戀於膺慈聚議獨形於英斷欲繼  
志而述事迹幹乾而轉坤時方奉於詔書顧忽聞  
於雷震是天喜悅為人肯聲想衆懽呼應時舞蹈  
河伯安流而迎駕雨師洒道以清塵兒童爭提攜  
於壺漿父老願平治於道路里閭皞皞田野熙熙  
收兩河山寨之心鎮遠徼夷人之聽然後御端門  
而肆赦滌舊染以維新欵宗廟而告歸儼威容而  
如在憂勤祖述恭儉緝熙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無

疆惟恤臣爰任云云

乞回鑿表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  
表疏係第三次奏請

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勅謀猷之告后宋璟之守  
京兆查明得失而進言皆所以啓沃君心箴規政  
闕矧荷聖神之知眷有懷宗社之安危敢忘斧鉞  
之誅仰賈冕旒之聽中謝竊以天子居九重之奧  
突非務蒙塵京師爲諸夏之本根當思莫枕倘值  
艱虞之會未詳利害之機或輕萬乘以遠從致駭



四方之羣聽則本根斯弱華夏奚安遠稽唐室之  
浸微寔乃商鑒之可擬越自運啓炎宋卜都大梁  
宅中而包三萬里之幅負創業以貽二百年之基  
緒重熙累洽端拱垂衣非緣三歲之親祠曷見六  
龍之遠御曩值澶淵之寇或陳楚蜀之巡賴有直  
臣卒排異議星奔一鑿膽落四夷豈圖姦蠹之擅  
朝繼被羯胡之猾夏二聖旣以北狩中都幾至內  
訌所奉人與離心市不易肆曰發真人之繼統心

傾我后之來蘇果致宗廟降靈上穹悔禍皇帝陛  
下天縱上聖運叶中興載績璇圖增允火德親屈  
鑿與以冒犯霜露躬整師旅以殄滅犬羊然行在  
久留於別都清蹕未回於魏闕逆胡尚熾羣盜繼  
興比聞遠近之驚傳似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  
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  
宜戒屬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寔爲兩河之  
盛疆前自虜騎長驅列城畏遁獨懷忠憤糾進義



兵力抗賊鋒率多俘馘。人闕王師之助援已蹙然。民庶之睽疑近者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尙闕。膚公之奏先傳南幸之音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倘胡人乘之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匱雷司茲緣密託於雲天偶遂救寧於畿甸遽報翠華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難安願罄孤忠冀回淵聽首奉春委輅建策猶止洛陽之郁張禹驛馬抗章尙返江陵之駕矧丁聖世曷愧前修伏願陛下秉虞舜察言之明體成湯從諫之聖輟巡南服回駕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溥率雲霓之望則人神悅豫夷夏謐寧邊陲指日以肅清盜賊不令而衰息咸資睿斷用杜危機溼烟扣閣罔避龍鱗之觸傾都拭目佇迎天仗之還願俯徇於愚誠誓益堅於忠報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三次奏請



臣言今月二十四日準范世延等齎降詔命車駕  
將欲還闕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款薦瀆蓋高之聽  
益懷履薄之憂膺眷矜憐特賜回鑾之詔愚忠戀  
慕愈增後后之誠中謝竊以萬乘來歸六龍扈從  
雨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駕以安流不煩夾道之  
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皞皞如聽南風天意  
昭昭乃曰西顧再幹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  
有采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

之儀爰御婦朝愈見鬱蔥之氣雍容對越駿惠緝  
熙宏收率土之歡誕作普天之肴下所欲者上必  
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祚應天時巡淮甸備歷艱  
難之事盡曙勤儉之風謂京師爲諸夏本根而元  
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  
歸茲俄奉於詔音衆但知於抃舞願陛下繼志述  
事整頓萬機願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二聖平蕩戎  
夷之窟保全疆場之封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臣  
云



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八次奏請

臣言屢奏囊封壘干宸宸聖主未頒於明命愚臣  
敢避於嚴誅謹據悃悞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  
人欲以格天休中謝竊以京師是諸夏本根元后  
作斯民父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爾扶疎父  
母若未安寧則子孫無緣奉定茲實簡編之成理  
蓋非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祚於應天萬方皆欣

其有主迹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  
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之盜賊荒擾繇勤王者  
弗恤與救駕者靡憐贊主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  
助姦臣贖罟與子欲棄中原百為祗肆於誕謾一  
事用繇於誠實迹狀如此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  
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  
俾人自勉勉以來王天亦攘攘而降福恩霈端門  
之赦歡收寰宇之心俗既遠罪以歸農虞亦望風



而道跡王室自茲再造大宋繇是中興黎民時雍  
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在  
妄奏陳憤瀕流涕臣

云云

乞回鑾表

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後  
表疏係第十九次奏請

臣某言易謂省方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巡於下  
土邦人可瞻仰於至尊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  
會通而制治况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  
鑾故老臣再溼於血誠願聖主早形於膺斷意在

罪大語出第零

中謝

臣伏聞先有格言事必師古

藝祖應天而受成命太宗繼志以集大勲列聖所  
以繼繼繩繩諸福所以穰穰簡簡實在京師本根  
之地以為寰宇朝覲之天端拱而坐九重穆清而  
朝萬國陛下續承寶緒紹述丕圖當奄九有而有  
為體三奐而奐外奈有姦臣之臆說與憑賊虜之  
誕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徃轍天下之來勤  
王者使去義夫之黥救駕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



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久駐蹕於淮  
甸咸思慕於翠華懷抑鬱而籲天罔聞致猖狂而  
遷善無路果還浚駕大肆鴻恩人當凜雪以歸農  
虜亦遁逃而屏跡適追一統之大丕昭萬世之休  
茲甚易知而易行勿謂難測而難識但公阿諛柔  
佞之語而宏剛健中正之風必天日之昭臨應祖  
宗之保佑一人有慶庶積其疑臣無任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心期許國每輸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  
意鳧鳧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中謝伏念  
猥以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蹟羈窮之際付以寇  
虜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榮效  
坐籌密計俾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  
危之跡寇攘未泯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  
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羯胡再安王  
室但知懷至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曩尸於



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胡馬  
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聃勉惟多回視頽齡已迫  
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謂餘  
生忽先朝露尙扶病以治事敢愛已以顧私陰陽  
之寇游深藥石之功莫效以延殘喘庶畢願言昨  
有招安到揚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爲寇  
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踵道  
路雲集都城已消吉而戒塗擬域功於指日干戈  
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  
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膺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  
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  
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  
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顯  
昂法座無繇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  
宸扆臣無任

謝親札令縱遺虜使表

建炎元年八月  
知開封府日



懷柔遠人親灑宸翰既哀矜於僞使復肆宥於愚  
臣仰承曠蕩之湛恩但增感涕恭俟熒煌之法駕  
早賜回鑾中謝伏念臣垂釣渭濱耦耕莘野居厲  
舉毛之志誓端造膝之誠斷斷無他皇皇有素偶  
承宣於滄水辱顧盼於潛龍依日角之昭臨見天  
顏之咫尺恪摠情悃瀝竭論思願戢外侮之艱難  
力助中興之事業曩聞虜使秘齋僞楚之書因憤  
戎心失奉本朝之意是藉口以覘虛實欲合衆以

苟侵陵實不憤於誕謾遂乞收於國國國度全國體  
以燦姦謀豈敢涉於自尊乃上貽於北顧恐懼承  
肯倉惶改圖文列雲漢之昭回精神混漾筆現奎  
躔之赫奕耳目疏通旋收錯愕之覓仰認撫綏之  
意更聽警蹕永保生成

除京城畱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建炎

元年  
八月

猥叨眷獎併冒寵光分內府之衣而副之兼金出



上廐之馬而飾以華較曳鑊知感負乘增羞伏念  
臣濫中儒科汎駕仕路偶緣遭遇洊被使令榮帶  
爲城本無善策下車搏虎徒有壯心雖殫犬馬之  
勞曾乏絲毫之效敢圖異數誤逮孤忠不稱身章  
尤慙蕃錫比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之健躬攬萬  
機合日之明光被九有察臣腹心忠義曲賜顧憐  
知臣蹤跡羈單每加覆露故令衰朽亦玷恩榮臣  
謹當克勵駑庸勉效綿薄雖逼桑榆之景敢渝金  
石之心知無不爲深戒容身之計老當益壯永懷  
報主之忠臣無任

謝降詔獎諭表

建炎元年八月

守麟符之兩月方懼罔功下漢札於九天遽叨膺  
獎恩言曲逮俯已增榮中謝竊惟京邑衆大之居  
實爲諸夏本根之地封畿廣遠民物浩穰豪彊萃  
聚而彈壓當先姦伏紛拏而發摘匪易比在熙平  
之盛尙稱綏撫之難况當兵火被毒之餘繼以府



治曠官之後閭閻彫弊網紀隳頽山殘罔畏於明  
刑掠奪公行於白晝仰勤憂顧誤被東求而臣學  
昧知方器非任重徒抱孤忠而許國妄期薄效以  
報君初抵都畿首蠲宿蠹鉏耨茲暴蕩寇攘良  
民獲奠枕之安昏夜罕鳴柝之警悉奉行於條詔  
偶坐格於謐寧陛下憐臣帥府叅籌叨塵簪履之  
舊念臣神州領尹粗宣犬馬之勞特陞秘殿之階  
名仍昇留司之重寄深虞尸素仰玷倚毘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秉如神之智以臨炤百官體逮下之  
仁以駕馭羣俊彰德非專於爵賞念功思奉於綸  
言冀風勸於臣鄰俾日新於事業致茲庸陋獲預  
寵褒臣敢不祗服訓誥恪司管鑰金城雉堞嚴守  
禦以增崇甸服田疇咸勞來而安緝經費務先於  
實粟練兵敢怠於防秋預畫事宜悉符告戒刻宸  
章於琬琰式昭天府之榮觀傳寶訓於雲來永侈  
老臣之知遇更殫九殞少補萬分臣無任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

建炎元年十月

星使自天玉音在耳恭被聖神之賜頃增畿甸之  
光臣固衰微倏望天顏於咫尺人感慶抃願隨獸  
舞以駿奔感戴而思涕淚以血中謝恭惟皇帝陛  
下聰明膺智恭儉憂勤稟天縱之多能亶日新之  
盛德整淵衷之孝悌思沙漠之父兄天鑒昭回必  
助恭行之罰人心激勵盡懷敵愾之誠因矜怙獲  
之都遂遣皇華之命里閭見九天之輶從競夾道  
以焚香父老聞萬歲之歡呼但吞聲而飲泣伏望  
陛下誕宣溫詔早勅回鑾度寬大旱之望雲式慰  
調饑之念食卑誠懇切輿論傾依

謝收捕開封府稱御前收買珠玉仍出榜告

諭都人表

建炎元年十月

基王化而宅域中端臨萬國躬儉寶以先天下懋  
廸羣黎宸翰誕頒民風丕變朝野識德意之所嚮  
邦家知泰階之可期伏讀訓辭第增感涕中謝恭



以治自近始化繇躬行儀倡肇黼辰之嚴視聽徹  
要荒之表好惡所示治忽可稽弗剪茅茨堯俗於  
變躬履革烏漢治勃興深惟治化之端實以樸儉  
爲本泰惟皇帝陛下秉德紹統建極御圖誠意正  
心以齊家國復樸敦本以律士民念國步之猶艱  
慨民俗之浸靡克勤克儉去泰去奢屏服用玩好  
之竒聚左右圖書之富申嚴厲禁豈特却璀璨之  
珍昭示儉純蓋將揚絲綸之化農知重穀而力穡  
士知守義以遵繩革蟬蛸之僭奢成行葦之忠厚  
一人表正四海風傾臣猥以非才誤膺繁使惟知  
撲直以報國不敢偷薄以示民仰聖訓之丁寧激  
孤忠而抃躍臣敢不播揚純儉之化恪遵禁令之  
嚴一道德以同風冀追太古修政事而攘狄行見  
丕平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

建炎二  
年二月

秘殿叅華文階序進繇被湛恩之厚靡容瀝懇之



辭荷寵若驚撫躬增愧

中謝

竊以真皇御宇之際

景德紀年之時將優待於近臣乃肇修於新職學  
士有資政之號朝廷爲盛事之傳舉茲以旃名稱  
至重若樞廷之均逸始獲新除非丞轄之辭榮未  
嘗輕授豈意衰遲之跡亦叨超躡之恩伏念臣天  
賦樸忠人推愚直方帥幕宣威之日嘗贊運籌暨  
帝暉繼炤之辰誤蒙序爵興言遭遇良劇兢凌俄  
分青社之符旋拜夷門之命就司雷鑰俾衛上都

初無槃木之先容實出冕旒之獨斷忠懷子翼不  
忘河內之孤功謝鄴侯豫謹關中之守深慚么麼  
曷副使令敢圖繼被於褒章濫賜比蹤於前哲顧  
惟宿姦之讒箭無以中傷乃如犬侮之笑刀莫能  
潛害爰念保全之德每懷補報之恩敢望崇資游  
加朽質循墻欲避渙汗難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堯舜性仁湯文義洽慶賞刑威之馭衆尤先崇德  
而報功聰明睿智以臨人固不泄邇而忘遠宜收



簪履用慰桑榆允華顯設之榮恐懼褒優之過臣  
謹當堅持晚節愈激懦衷讀回鑾之詔書但形鼓  
舞感懋官之德意誓竭靡捐

謝賜對衣鞍馬表

建炎二  
年二月

服思不稱始貴身章馬志無疆方爲駿骨况帶被  
兼金之飾而鞍如華較之策仰荷寵私倍增慚惕

中謝

竊念臣蓑衣冷族駑鹿下材本操耒耜以耕

雲偶備驅馳而獵道恭承褒字已驚在笥之羞景  
仰天飛尤激戀軒之望旣免回旋而見肘敢忘夙  
夜以加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道覆臨萬邦衣  
被乾剛運動四海駿奔灼見三有之心廸知九德  
之行致臣衰朽亦被恩榮臣敢不曳屣懷慚負乘  
知愧素絲可效誓堅正直之心小駟無能願竭周  
旋之力

謝傳宣撫諭并賜茶藥表

建炎二  
年三月

皇華膺使溫潤訓詞仰膺覆燾之恩曲示眷憐之



意孤忠鯁槩誓戡外侮之殘直道對揚廢贊中興  
之盛此誠激厲但涕交零

中謝

竊以太祖太宗基

命定命其肇造本根之際必參稽年世之占卜既  
協於休祥事乃臻於泰定所以繼繼繩繩之治無  
非巍巍蕩蕩之資累聖緝熙億年駿惠逮陛下入  
承於丕緒偶大臣密奏於偏言託曰時巡意圖偏  
伯忘宗廟朝廷之重違神明天地之心棄大一統  
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業且天下是陛下之天下

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是陛下之京師想檢  
佞安知夫忒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顧中原變  
為夷狄臣爾然衰憊強爾支持曾無毫髮之功徒

竊乾坤之造金符剛正同

有關文

密緘蜀市之珍

寵錫建溪之異仰叨殊眷願畢餘生但知力竭以  
報一人豈顧在述而忤三事伏望陛下奮乾剛之  
獨斷敷離炤以旁觀特出宸衷早回法駕俾四海  
謳謌而來享使萬民竭蹶以嚮方用承滋至之休



永貽無疆之賴臣無任

云云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三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記

賢樂堂記

巴別乘治解之北有地數畝荒穢不治其日久矣  
自熙寧命倅以來凡更二十餘政間有好事者足  
跡及之徃徃掩鼻蹙額唾之而去其他則未嘗過  
而問也宣和六年春朝廷以僕承乏郡貳視事屢



月日有暇矣因一訪焉爲之躊躇四顧怡然有得  
于心者噫天下佳處嘗藏於衆人不識之地而臭  
腐化爲神奇且物有是理則茲境也未必不待我  
而後顯又烏知僕之意不出於造化之所使耶於  
是斬荆棘鋤蓬茅易敗壞泄汗潦因高而基之就  
下而鑿之首構一堂獨擅羣勝四山回環如列屏  
嶂爭雄競秀來人目中巖花春盛木葉秋落於此  
可以鑒榮謝岫雲朝出林翮暮歸於此可以喻出  
處非特是也堂之東濬爲方池植竹以環其峯強  
名曰竹溪臨溪爲小閣目曰思逸於是可以想見  
徂徠之侶依翠陰俯清漣放浪沉飲高吟大笑於  
清聖濁賢之間脫然遠跡於聲利之場也堂之西  
澗爲曲池種菴以複其島強名曰菴溪跨溪爲小  
橋目曰訪隱于是可以想見武陵菴源流水瑩碧  
落英泛紅漁舟之子訪青隱人夜半月明覓清骨  
冷酒然如出風塵之外也堂居其中衆美并見因



榜之曰賢樂有客登堂而笑曰賢者之樂固如是  
乎僕因莞爾應之曰然客固不知也昔者惡木蔽  
天不剪不伐梟鴟捷鳴於其上今則棗李成蹊松  
栢如蓋春鶯鳴秋鶴唳矣昔者蔓草攬地不芟不  
夷蛇虺蟠伏其下今則蘭杜夾徑芙蓉滿塘鴛鴦於  
鷺游嘉魚躍矣方時序之良景物之美揖賓友而  
進之游目堂上縱步堂下無復敗人意者賞心油  
然生矣或舉白痛飲或揮麈劇談或射或奕或棊  
或嘯披襟清徑弄花香酒終日與魚鳥相樂恍然  
無異濠梁之觀海上之游也此其所樂人之所同  
者也若曰是地不過數十步山得無謝崑崙之高  
乎水得無謝雲夢之大乎堂得不爲大厦耽耽者  
羞乎不知一拳之石與泰山同體一勺之水與滄  
海同性堂高數仞椽題數尺亦古人得志者所不  
爲而吾耳目所寄方寸所寓自有至大者存雖在  
環堵之間曠兮曾無異乎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



也此之所樂己之所獨者也人之所同其樂自外  
己之所獨其樂自內二境雖不同要之非賢者則  
不與知也客改容謝曰斯堂之名真得之矣余內  
外俱進矣願紀之以告予之僑僕曰諾於是乎書

義烏蒲心寺鐘記

宣和甲辰十一月十八癸巳

如來以大悲心欲令衆生於十二時中因耳所聞  
生利益見不爲欲所沈迷不爲邪所障蔽斷除惡  
念滋植善根於是建置洪鐘以時撞擊俾有識無  
識虛懷聽受隨所聞聲夤緣入道譬如雷霆蟄驚  
凡牙甲昆虫悉皆感悟所以者何日將且羣動咸  
作奔趨爭逐擾擾競前於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戒  
懼心暨至食時饑火煎迫噉涎貪噬腥羶無厭于  
是警之廣令衆生起齋潔心日之方中交易爲市  
矜智嚇愚籠絡利己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方便  
心昧谷歛昏陰邪氣盛一念差誤爲盜爲淫于是  
警之廣令衆生起畏懼心至夜未央神識俱晦夢



想顛倒莫覺。知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修省心莫  
人之云亡氣魄隨去。俵俵冥行莫知所趨。于是警  
之廣令衆生起依歸心如。是等心悉繇中起念念  
勿絕證無上緣。因知衆生因鐘以聽其聲。因聲以  
攷其意。因意以明其心。因心以會其道。如來所寓  
思弘濟人滿心。古精利也。形勢盤礴據湖山之勝  
舊雖有鐘形度小瑣發響。焦急無從容韻。寺僧有  
宗徧募檀越。弋陽王簿葉天將捐財唱之。寺衆環  
喜和者沓。至於是。大體鈞模采鳧氏法。規天地以  
爲鑪。翕陰陽以鼓氣。回祿騰焰。飛廉助威。熠燿璀  
燦。融爍銷液。神施鬼設。一瀉而就。頂蟠蒼虬。夔蛇  
鈞擲。徽以金索。懸置犂之隱隱。闐闐滿虛空。界應  
四生六道。濡滯幽冥。聽此法聲。悉皆解脫。茲勝事  
也。樂爲頌云。

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弗悛劫劫  
輪回歷盡若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衆生聞。



警覺省悟隨聲懺悔滋益善心予適宰官代佛  
宜說願咸諦聽無量無邊公忠義得于性學

顏淵季路嫡派正宗而時獵釋氏之精以助  
我法此鐘記分明從戒懼不聞雞鳴平且中  
討出不茅作海潮音也正德間寺改爲文廟  
三乘金鏡地頓作千秋木鐸天殆此記文心  
實陰啟之耶鐘猶在明倫堂西序之懸欵識  
隆隆古色炤人向亦無人知爲宗公手澤者

余每朔望登堂鼓鐘與羣弟子起恭敬心隨  
聲滋益肅然先覺之言提其耳也

###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巴子之國遠在西南一隅封爵卑而土地廣自秦  
伐蜀時師還滅之以其國爲郡曰巴郡西漢因之  
列郡境爲宕渠等十餘縣東漢又於宕渠之北置  
漢昌縣元魏延昌中遣將平蜀始以其地爲州曰  
巴州則今之巴州實昔巴郡之屬封也故州有巴



郡太守嚴將軍事劉璋名頗沒十有餘載巴人事  
之如存歲月追祀而歌舞之若嘗親見其人躬被  
其惠澤不可忘者凡過其門無老壯賢不肖必以  
手加頂至于再三如神真在其上以至雨暘之愆  
疾病之苦率詣祠禱之無或不驗前後郡太守數  
上其事于朝朝廷嘉之既錫之廟號又封之侯爵  
其所以旌寵神德至渥也宣和四年冬公被命出  
守其邦下車之三日謁于侯廟禮甚恭明年春閔  
雨秋復潦皆有請于神昭答如響歲則大熟六年  
秋郡國修常祀公至祠下視其堂廡弊甚因顧其  
屬曰嚴侯實在祀典且有德于巴人今棟宇傾壞  
支以他木上漏下濕不庇風雨人不可舍其下神  
其肯安之乎傳曰誰敢不齋肅恭敬致力於神矧  
是州年穀屢豐朝廷德澤下流饑者哺勞者息因  
園空虛盜賊不作民安且治矣致力於神適其時  
也乃擇屬吏之事事而敏者委以完繕且戒之毋



取於民毋勤於衆繇太守而下華出俸錢以助其  
費數有差皆不約而從也始事之日群心欣愉工  
不俟呼而集材不候鳩而足陶甄致良剗剗致巧  
易腐以堅代撓以直增卑而使高廓隘而使廣欹  
者正之潰者起之昏汚者飾之晦朔不再匪氏告  
成公乃率僚佐落而祀之公親爲祝辭以告之禮  
成就次衆皆曰事神若是謂無負矣因謂僕紀其  
事僕曰然夫志有餘者常不足於忠勇有餘者常  
不足於義僕竊謂嚴侯兼之方先王之將入蜀也  
劉璋旣遣法正結好發兵協助逮其來也親出都  
城三百里與之會飲百日璋已墮先王數中曾不  
少悟侯獨拊心嘆曰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  
曰智而忠乎及張飛擁大兵而西勢欲吞噬巴蜀  
郡縣聞之不棄城走則閉門惟侯領一州之卒降  
以死拒敵力屈被獲猶數飛而罵之且曰我州有  
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將斬顏色不變終不少



屈非曰勇而義平嗚呼侯之赤心烈火之赫侯之  
勁氣金石之堅智足以謀而惟忠是效勇足以斷  
而惟義是爲使之遭盛時佐明主任之大事假以  
重權必能奮不顧身行其所志而盡其所長勲烈  
之偉名節之顯當與古社稷臣比肩矣惜乎生而  
不幸委質於僭竊之牧使功名不顯於天下死而  
不幸史臣不爲立傳本末不見於後世僕每讀張  
飛傳見侯行事未嘗不廢卷太息而爲之橫涕也  
抑世之士大夫有以柔聲媚色期就軟熟巧爲進  
取昌躡華要或不得已而補外猶竊名藩巨鎮坐  
尸寵祿一旦事出非意神氣駭奪莫知爲計甚至  
於變服雜庸匿田舍中以幸苟生俾一方生靈魚  
肉賊手國家果何賴於鼠輩爲哉然則嚴侯之忠  
誼誠可尚也宜乎血食巴士萬世而無替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夫百億妙門三藏爲總大哉利生之本不可得而



思議也如來出世以大士因緣示悟衆生絲一道  
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而所聞亦異故五時  
五味半滿權寔圓機定假之義播列諸部星躔霞  
布沒世不能誦其文終身不能發其蘊於是彌勒  
大士闡大方便聚諸經以歸三藏使流通教典盡  
載一輪塵沙法門同歸一揆倘衆生信而揚之則  
不須朝講暮習於彈指頃間舍受法要心怡神悅  
蕩釋諸苦發探蒙愚展廸聾瞽復性命之真救迷  
妄之失可不謂無窮之利乎烏傷之北附縣一舍  
有院曰景德肇荒於唐山主琳師始建經藏寫經  
律等僅一百函師歸寂缺而不講越治平二年院  
之徒契湜徧募士庶經滿其數置函五百成卷五  
十有八星環金見墨寶珍巖燦然煥赫顧舊藏不  
足以容時竊景慕至元豐中居士葉詵崇信佛法  
誠謂長者一旦發念出家聚材屏工作轉輸以廣  
其度住持沙門契海又化檀信益爲經理其屋十



八楹越二年畢乃告成隆厦廣濶飾以珠貝華輪  
盛麗負以虬龍窮極雕繪間錯文藻內外一新遠  
近信仗四方之人皆得轉輸是猶振風之過衆竅  
甘雨之成百穀然後美根長固惡蔓除滅芬芳嘉  
實皆得饒益設有下愚至賤之人若見若聞或瞻  
或禮隨其根莖各有所潤譬夫饑者入太倉觀夫  
穀粟雖未得食固知可以飽其饑矣病者之藥肆  
觀夫劑料雖未投藥固知可以療其病矣以此恡  
味永施衆生則饑能充而食難盡病有止而藥無  
窮究其肯歸何須外求周旋於方寸運動於日用  
從容中道左右逢源動無所牽止無所累行無所  
遽矣俟輪哉今觀葉氏所謂藏者如是如是至於  
布琅函列朱軸誠爲除衆生饑病方便法也

銘

宗汝賢墓志銘

先大夫四子嶧灝二弟皆少七惟兄與某自幼歷



艱辛某既忝一命惟兄服動力穡有播育獲以克  
幹裕厥家某嘗媿弗獲朝夕相從事意謂投老當  
奉几杖於東臯西疇優游以憑化遷及方丐宮祠  
浸圖爲休致計不幸以罪斥繼而睦寇竊發橫肆  
焚劫衣冠良善尤被害兄逼兇焰遑遽挈妻孥奔  
避山林間昏夜逃誤因溺死實宣和辛丑二月二  
十四日也是時路尚梗迨閏五月始聞訃嗟乎兄  
之橫行乃罹斯禍耶某失怙恃繫兄是賴聞問痛  
弗自勝卽寄書愈稷曰某父存某旣不能相倚以  
生今亡又不得撫棺號慟以盡哀所可報友愛者  
惟襄奉耳汝舉葬宜俟某躬與報紼庶酬夙志稷  
卜地協吉泣血來告某啓緘梗塞且自言曰吾尚  
忍銘吾兄耶然義不當辭兄諱汝字汝賢世爲婺  
州義烏縣人曾祖惠祖拱皆不仕父舜卿贈朝散  
大夫母劉氏贈太宜人兄始娶劉氏先兄卒再娶  
時氏享年六十有七兄天姿夷曠撥置邊幅直情



徑行靡所阿徇事親孝於飲食起居際時作諧語  
慈顏每爲黷然一笑平居怡怡無慘沮意甘踈淡  
氣不下人未嘗以圭撮于親舊亦未嘗以點墨擾  
州縣喜賓客曾不顧供具有無朋游中有倚豪富  
作氣勢陵轍貧下或掎其不善而見其善者兄於  
廣坐中直以理折之彼雖暴戾心自媿服鄉人欲  
作一不義事必先畏縮曰宗汝賢知之定衆辱我  
矣以是俗多敬慕五子曰愈兩貢於禮部曰三六  
少俊爽皆先兄卒曰稷謹愿有志趣能訖大事曰  
臯曰夔皆勉學稷卜宜和丙午正月乙酉塋兄於  
同義鄉新塘原泣而爲之銘銘曰  
兄任直心不生虛妄惟是寡求故氣不喪諸子  
誥誥箴有趨向善之所鐘神自來相他日錦章  
賁松阡上歸安茲立慰斯人望

葉處士墓志銘

公諱桐字彥倫其先睦州人五世祖徙居婺之義



烏後宅里人祖迎父遜潛德不仕公天資忱靜偉  
特始居貧約生理日蹙因擇地之廣口見層巒沃  
壤築居其間治家先勤勞不妄取諸人而生日裕  
不私蓄諸已而用必節本末絲毫咸得其宜常自  
言曰養身可矣養其心者可矣乎爲今計可矣爲  
厥後計可緩乎觴詠固可樂豈若田園之樂深籬  
金固可積豈若詩書之積久乃依山原緝園亭四  
方賓客過其門者延之無虛日一時英才碩德咸  
發胸中之蘊與其子孫遊講明爲學之方皆嚴整  
無他好公亦游泳其間讀古人典要自得真趣鄉  
里皆稱爲處士紹聖元年四月以疾終享年七十  
有五娶錢氏一子曰琳克孝克倫不幸先亡公哭  
之慟雖諸孫敬養更侍甚於平日終鬱鬱不釋嘆  
曰每期諸子事余終某天年今若此非天喪我乎  
未暮遂亡一女適駱氏孫男四長義鄉貢進士次  
策筠太學生幼筮三年十月甲申葬于邑之永安



鄉方丈塢余嘗受知於公之季氏熟公言行來請  
銘廼弗果辭銘曰

氣偉特兮性溫厚躬儉約兮致豐厚樂田園兮  
得所守資詩書兮貽厥後與山岳兮齊其壽石  
可壞兮銘不朽

陳公墓志銘

公處麗水人幼喪母隨其父僑寓因與先人遊遂  
相結爲義兄弟某省事卽尊奉公若叔公撫視某  
猶子也後雖爲姻家而眷眷克恭如念天顯未嘗  
一日替先人中疫氣病幾死至親無肯過門者惟  
公不忍離側凡藥餌必嘗而後進某護先人喪歸  
自膠水公迎之路撫棺號慟哀感行人先人諱  
日公躬走佛刹薦奠以敘遺悼意公與先人自幼  
至老自老至死已死且不忘每語及必梗塞泣下  
嗚呼公有實德於某曾未一報今乃云亡墓隧之  
刻非某其誰宜爲公諱九昌字得全今爲娶之義



烏人三世皆不仕曾祖桓祖生父居昱母魏氏公  
父某尚及見之龐厚溫粹與人侃侃言必以誠獨  
生公公娶雲溪潘氏先公卒公自幼特立嚴正而  
和疏通而信惟喜佛思淨覺心求寂滅趣於是屏  
居小室宴坐湛然離諸染著凡所酬對取靜爲證  
無毫留礙事如老尊宿常梵行者一方鄉人有訟  
必質公公爲剖析理道定論曲直又飲之酒以和  
之故兇悍狡獪愧服無復敢譁間有窘乏不吝假  
貸怠慢者諭以勤浮侈者諭以儉漫浪不謹者諭  
以修飭不獨隨宜周濟而必寓之教焉里有喪不  
問識與不識常備棺櫬以副其求若急難所需無  
少難色以是鄉人依歸愛慕若疎若戚若遠若近  
咸不言姓名止以公稱之惡少不逞輩不敢造公  
門或持縣檄至必唧唧下氣怡聲惟恐公聞知此  
非有力脇持之也皆自心悅識服如是爾公享年  
八十八未亡前一月屏衣茹葷浸不欲食但飲沈



香水三日百無所若神識不亂以宣和壬寅十一月十二日若睡而逝茲迨學佛積善所致然也公一子一女子昂廸功郎前任邵州新化簿公薨背後哀苦毀瘠太公九十日而卒女適遊士傅絜孫詩懋於學公不欲其太膝下強糶粟爲太廟齋郎曾孫敦仁敦義敦禮敦智敦信曾孫女四人卜以宣和癸卯十二月乙酉葬公於永安鄉卞岩原使來乞銘某不敢以廢學辭謹爲之銘銘曰

公坐一室心自內觀了知六塵皆見幻妄故於財色盡欲遠離方寸泊然清淨圓滿公無所住予復何言茲強銘公聊示爾後

尊翁之懷惟某深知之故樂爲之銘數日究心方能成此切不可令人改動一字如不可意請托能者別作仍爲寫一本燒靈前庶少慰亡靈至扣至扣某上聞

陳八評事墓志銘



某先父行已謹且信不泛交遊與公相厚善情好  
既篤遂結爲姻家今公之孫暘以書告某曰暘祖  
安厝有期願丐銘藏諸幽賜某甥也某公壻也義  
不可辭公陳姓系出有媯世爲婺之義烏人曾祖  
祖父皆晦迹不仕公諱裕字寬夫天資莊重不妄  
嬉笑不輒然諾孝於親母年九十餘公下氣怡聲  
左右承順起居飲食必躬省視出入戀慕不啻如  
童穉時二兄一弟踈懦不立公俯仰友愛相怡怡  
至老不少懈嘗聞禮記云毋不敬公曰嘻果能行  
此一句卽不失爲善人君子某幼聞是語暨長觀  
公褻身接物循循侃侃其與隣里不問長少必委  
蛇致恭毋敢慢有以急難告者隨分周濟見樵牧  
子亦推誠遇之使僕妾未嘗形之色聚族數百指  
閨門雍肅中外姻戚咸以長者稱娶劉氏享年八  
十有六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正室垂死神識  
冲靜殆平生樂善寡慾之致也男六人曰什和易



孝友踐履如公曰錫處太學以文行馳名及進士  
第朝廷除復州教授二子不幸皆先公卒曰伋曰  
備曰戍曰鏗咸修謹克家女三人長適劉哲次適  
宗嶧幼適某孫男七人長孫宗哲醇厚可喜亦以  
亡次宗賜以武舉進士第試吏密之安丘尉方力  
爽邁當塗交章薦之曰宗益曰宗臯曰宗高曰臬  
曰昭兩預鄉薦孫女十人曾孫男一十七人曾孫  
女五人伋備戍鏗卜以政和丙申某月某日葬公  
於祖塋之側某自幼與公子錫游且係葭葦之末  
知公之所存爲詳銘曰  
修之家其德乃真盟之獨其行乃惇嗚呼如公  
是宜慶流行溢而俾子孫振振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四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書

求教書

某未冠時持先人遺書一車他無所攜悲吟梗槩  
凜然去國求師承于四方閱十餘年矣崇筵絳帳  
所歷數十取道一無所得莫悟其繇因悵然以歸  
一日拏舟越重湖將泛臣浪以放心忘之鬱紆也



並堤而行延綠葦間皆漁聚落得漁老焉邀過其  
處蔽漏蕭然掃地以坐因詢之曰瀕湖而漁何憊  
之甚豈術之謬乎曰不然余所學仕公子釣也仕  
公子之釣爲大釣臣緇五十牯以爲餌期年而得  
魚可以厭澗河蒼梧之民也若夫有是具而得是  
魚則利固可以終身豈不泰乎今有若魚矣而乏  
其具是以病焉某始聞而驚曰求師而取道亦猶  
是也學未備而欲聞至教固亦難矣益益之名都  
大邑通儒之聚凡古人所著之書與今日之學者  
耳目所未及一皆貫穿熟讀要其無所不知無所  
不有一展底蘊以求至教則於取道其亦庶乎旣  
歸且治之有智叟過門而歌曰辰乎辰乎蓋來之  
遲而去之迅乎已乎已乎筋力憊而死期至乎某  
再聞之而疑曰諒矣魚人之弗慧也吾又祖其困  
而取斃耶大魚不易得至教不易求吾其與求魚  
並志可弔之使改圖乎因訪前日之處首至其鄰



焉因告以學漁之難繼訊之曰子之漁何求之易  
而利之多耶鄰漁曰予所學詹何氏之釣也不若  
是之費也詹何氏之釣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鈎  
荆篠爲竿剖粒爲餌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引盈  
車之魚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爲術無他獨臨河  
而用心專故能以輕致重也某終乃搏驛而增嘆  
且至是乎必求大具以要大魚者皆見笑於詹何  
氏者也亟走以歸屏前日之俗勞一其慮養其氣  
盡精白而無巧偽所幾亦有取道之質矣今則行  
之彌年果獲造先生之門焉恭惟先生道學淵微  
智識高妙登天庭而拾科第揚仕路而展材畧皆  
其緒餘耳然則所至則士皆歸嚮所言則世必傳  
載凡游門下者其於求教而取道無不厭其所欲  
某前時過江來鄉曲知識皆寄聲相賀曰知子用  
鄰漁術攜荆篠針鈎往遊龍伯宮矣盍勉之于冒  
師嚴



上鄭龍圖求船書

嘗觀昔有逸客爲江湖隱者意欲浮家泛宅便可  
一生而吳興太守救舟往助之昔有墨客爲山水  
遊者會以暴漲輒數日不粒而來陽縣令具舟往  
迎之夫爲江湖隱是殆徜徉彷徨於塵埃之外爲  
山水遊是殆茹高激清於耳目之表非有不得已  
之事羈酸憔悴之色彼太守縣令者何爲乃且且  
然待之覲覲然驚之賓賓然恤之借使有氷氏之  
子俯仰空谷鶉衣之士蕭寂窮途寄五斗米而淵  
明之歸去來有不可賦無二頃田而衛人之胡不  
歸有不可得全家百指如飄蓬斷梗一在天之涯  
一在地之角其當時太守縣令脫或見此豈不伐  
南山之木而濟之哉某諱窮久矣家徒四壁立矣  
平生不喜爲吏寒窘犯人挈挈然迫之使出官遊  
東方聚宰待餉獨祖母老矣重棄故鄉而客遠官  
遂留不行乃者家君得幕金陵去鄉邦跼步白髮



之老亦既願往低回商畧勢不可久於此肯携家  
中半而遊東方今又携家之半而歸江南矣然自  
密取道得車則至朐山恍則至江左躊躇四顧疾  
聲而問曰誰哀王孫乎誰借以一葦而使涉大川  
乎恭惟閣下英風健譽傳在衆口德宇廣濶人有  
芘賴某也名不譽於賓客之席肩不摩於夫子之  
墻乃欲囊攜長書筆詬羈熊如轍中鮒犬呼乞憐  
豈獨他人笑之某亦自笑之矣且謂孤窮無挾之  
語惟某可言廓落推挽之心惟閣下可望矧龍圖  
近班非若吳興來陽之卑且賤而某今日懇款亦  
豈爲江湖隱爲山水遊特得已而不已者哉倘蒙  
垂德宥聽則飛帆鼓楫泝大江而下其朝浮暮泛  
者皆恩波也

見王提刑書

天寒日暮雪霜併至蕭條冀北之野犬爭食而鳥  
啄瘡者乃其所也孫陽過焉昂頭掉尾強起而一



嗚人孰不笑之噫是馬也瀕困等死耳亦知激其  
感遇夫何傷乎孫陽忽察焉見其所不見而不見  
其所見秣芻以飼之封藥以裹之異棧而羣毛辟  
易受羈而道路改觀春風入蹄頓掣千里自古詩  
人畫史與會稗小說一皆異口而贊美茲事是以  
孫陽爲善相馬而精覓比於列星信不誣也某深  
感於此故復據其事而進焉重念某一登仕路備  
驅策者二十餘年蓋亦涉長途縈險道未嘗敢一  
跌以負主人之責者况竊銜轡爲哉今則旣仕而  
老將至矣以日計之方將弄影於無入之道而猶  
坐曹以竊祿也嗟夫士不遇知己老死填溝壑者  
往往尚有顧某何足數而欲覬閣下之知我而憐  
我雖然冀北之嗚耶爲孫陽而一發恭惟閣下英  
姿偉望簡在朝右固宜羽儀帝側而鳴玉禁途廼  
者暫輟華班出司邦憲擁麾澄按經歷列城正孫  
陽過門時矣倘僕僕道旁袖書自列不知者皆胡



盧而笑知我者猶謂其激於感遇也不識可賜調  
御一經九折之坂否剖心誓天言不悉意

上李丞相書

諱細

某衰老無所能解但聞賊虜驕蹇尚有橫肆之意  
欲言之慮涉自媒欲不言之又恐緩不及事且或  
誤國然自媒之罪小萬一於國有誤則罪死無濟  
比蒙恩差某知青州兼京東路制置使仰荷朝廷  
眷注所以爲一身計則甚安便矣方今二聖蒙塵

天子駐蹕在外京城嗷嗷顛望翠華回輦四海生  
靈猶有未復業安堵如我祖宗時者顧一身偷自  
安便如憂思過當不能自爲一身安便何忝惟僕  
射相公以道應世不忘天下休休有容恢恢無間  
欲再造王室欲中興大宋基業想勞心經濟上副  
仰成凡所設施必以天下在起居飲食間也前過  
京師有河東數百姓來日訪乞收復河東州縣有  
數太學生并太學正王擇仁來相見言收河東事



於今月二十九日有王擇仁附書并詔目來與某  
顧某雖不以一身自營爲計而無路可爲相公有  
志天下願輔佐天子續承焦勞再造中興我太宗  
奕世一統寶緒毋蹈東晉旣覆之轍毋安積薪未  
燃之火某不勝痛憤激切之至所有王擇仁劄子  
謹此繳納

與北道總管趙野約入援京城書

靖康二年二月

某惶恐再拜上覆北道總管資政閣下春和恭惟  
鈞候動止萬福竊惟京城圍閉日久君父注望四  
方勤王之師入援想不啻饑渴資政爲北道大總  
管乃將大兵自衛迂回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  
淮之人俾不能進前固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屏  
翰伏望早賜指揮進發去京二三程劄寨示賊虜  
以天下人心歸嚮軍民怨切願瞻天表之意庶幾  
虜人畏恐下城引去以示忠節無爲身謀不勝拳  
拳憤悱激切之至



與河北河東宣撫范鈞約入援京城書

某惶恐再拜上覆河北河東宣撫太傅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爲天下重輕爲四方軌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之名乃擁兵自衛迂回退縮劄駐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太傅晝思夜度謂臣子大義果如此耶若以周旋無非合於義理伏乞指揮開放道路濟以糧斛令江淮以南州軍皆得自進勤王去京城二三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歸向激切之意庶虜懲戒無有後艱毋爲全身之計不勝幸甚

與知興仁府曾楸約入援京城書

某頓首再拜上覆知府待制春濃恭惟台候動止萬福迺汪元帥錄云藥方云是左右所撰某竊疑之且有人至親偶感是疾其爲子者豈可安然坐視漫不省察使邪毒之氣漫淫侵蝕耶亦豈可輕聽人言遂一切屏去表發洗滌之劑以助養真元



使三百六十骨節之間更無外邪之證俾其親享  
無窮之壽而其子自保仁且孝之名乎今賊虜猖  
獗侵犯畿甸待制使之爲醫者誰歟醫之用藥能  
表發其外洗滌其內者誰歟旣未有爲醫與藥者  
乃揮諸兄弟令望望然去之曰是時氣也姑當任  
之不可召醫不可用藥是亦不仁不孝也已某衰  
老無能過膺重貴夙夜震恐不敢寧處伏望待制  
焘悉早賜指揮所統諸將起發前進令去京二三  
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軍民至誠懇切奮不顧身  
願入覲天表之意毋爲一向顧情諸人私意俾賊  
虜恣肆全無忌憚也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五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賦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

嵩少之麓萬松鬱然偃高蓋以鳴風盤深抵而切  
天却揮斤於睥睨欵化石而頑堅悵莫致之華我  
林泉發聘士之幽尋課畦下而小遷培拱把而氣  
藏運枯槁而智圓寓脩身於種藝戒除惡於蔓延



期百尺於歲寒扶大厦於將顛眷焉撫之倚筇於  
膏薈翳其成森若巖谷且漑且壅濯我喬木或擯  
膏而爲酒或飛烟而取墨或抹脂以備藥或祈明  
而代燭或盤縷以爲扇簾或折枝以當塵玉倘聘  
士之見須効尺長於必錄我觀此物硯落節目擅  
巨棟於廟堂備行艫於海濱用扶危而利步肯收  
功於芒粟肖象伊何萃於一庭蒼官侍坐青衣侑  
尊鼓棗瑟於晚吹晃屏幄於朝暎聘士顧之內娛  
外忻陋軒駟之飛馳避門箔之炎薰我觀此物受  
命不羣稟直氣以自如信孤標之獨尊聳若高才  
儼如正人思仰止而企及罷童語之紛紜苟好尙  
之不移質是非於老生姑置勿談羽服綸巾時矯  
首以怡顏毋折腰而役形處身世於無心看出岫  
之飛雲以聘士爲後來之淵明也

古楠賦 有序

巴城之南山有寺曰南龕寺之外有大木曰楠



其生甚久唐刺史嚴武御史史俊皆有詩詒刻  
于崑腹嚴曰臨溪挿石盤老根史曰結根幽壑  
不知歲自時迄今又數百年邦人謂之古楠宜  
矣僕到官之三月兩至岩下讀史嚴之清什感  
是楠之老於岩谷而可憐也因慨然操筆而賦  
之曰

楠之生兮層崖之中巔詢之人兮不知幾何年包  
堅根而下蟠兮貫頑石而激沈淵竦修榦以上凌  
兮並孤岑而叅蒼天大枝崛起兮虎豹拏攫小枝  
回屈兮蛟螭蜿蜒黃葉敷陰白晝沈沈輪廣十畝  
蓋穹百尋衆鳥托宿鄧林非深諸卉仰庇荆雲非  
陰雨濯瑩兮一塵不染風振響兮海潮同音露下  
兮鶴唳月明兮猿吟擅此清致亘古迄今有客戾  
止惻然動中叶嗟斯木之異兮有不遇之窮爾胡  
不生於泰山之側秦帝東封會風雨之是避豈以  
五大夫之號而封松爾胡不生於周成之官禁林



九重顧親賢之是戲豈以封國之瑞而剪桐爾胡  
不生於分陝之域舍彼召公未必以甘棠之蔽帝  
流詠於國風抑亦豈無工師之良識爾材之非常  
用之爲棟梁則足以建九重之明堂用之爲舟楫  
則足以濟臣川之汪洋用爲宗廟社稷之器則足  
以參鼎鼐交神明薦至德之馨香夫何默默而甘  
老於窮山寂寞之鄉徘徊其下恍若夢兮心駭而  
目眙蒼髯偉人瞑目視曰噫謂子知我乃不吾知  
吾生於斯長於斯始于毫末至于十圍雨露不吾  
遺霜雪不吾欺春兮秋兮吾不知代謝之有期漢  
兮唐兮吾不知興亡之幾時柯葉顏色曾無改移  
過者千百睥睨焉不以吾爲樸櫟葦待之斧斤之  
害亦幸不罹吾受天地造化之恩孰有等夷子之  
不智而乃我悲使子處此復將奚爲吾非不知強  
自取藏器以待時而動老當益壯自任以天下之  
重倘匠人斷而小之能不澆然而悔痛乃所願比



不材之樗同乎無所用若曰不遇自有物主之非  
吾所能爲姑亦付之一夢客聞之釋然悟曰達矣  
夫斯言可書紳而永誦

詩

吾言古

東上辭松楸一首

八年坐親黨泯伏長安城甘心傍松楸申我兒子  
情閉戶慨岩廊讀書笑金羸力田固爲政課童乃  
司兵深病骨相寒不蒙軒冕榮雜天臨萬邦搜羅  
世豪英我友挽出之大人今繼明古無忠孝全泣  
涕去丘塋爲翁大門閭翻然以東征

感時 有序

戎虜長驅京邑阡危此忠臣義士痛心疾首勤  
王報國之秋也而宰臣遷家郡守踰垣縉紳士  
大夫陸竄水奔使人主嬰孤城以自守無一犯  
難者事小定矣而上書獻策之人亦未有慨然



以東者世道之衰一至此乎太息之餘以詩自  
道

卿士辱多壘天王憤蒙塵禦戎要虜將謀國須雋  
臣百戰取封侯未必亡其身懷奸廢忠義胡顏以  
爲人吁嗟世道衰大僂加縉紳平居事奔競梁汴  
分雲化一旦國步艱四迸如星繁輔相已擇樓守  
令仍踰藩冠蓋陸西竄舳艫水南奔鄙夫用慨然  
策馬趨修門勤王羞尺柄悟主期片言時來倘雲  
龍我冠拜臨軒逶迤上玉除造膝伸元元措世於  
泰寧歸來守丘樊

謁華嶽一首

揚賜嶽所挺嚴武金天晶二子爲時出顧我非炳  
靈維嶽鎮四方氣秀天骨青截薛立千仞力能產  
公卿降神詠崧高讖諱仍反經取象到執珪謫怪  
如洞冥平生笑窮奇立語心自驚我質培塿耳曾  
山固崢嶸誰言華嶽高我山摩玉京是中所包藏



丹碧參瑰瓊平居蟄雲雷飛雨溢四溟此豈真有  
之落筆紛縱橫發我文物秘象渠膏澤傾太華屹  
不搖我山身載行

五言律

雨晴渡關二首

燕北靜胡塵河南濯我兵風雲朝會合天地晝清  
明泣涕收橫潰隳枯賴發生不辭關路遠辛苦向  
都城

其二

蕩滌真成快氛霾不敢陰萬花恩澤了二麥寵光  
深地勢瞻仙掌河源識帝心馬頭迎霽色詩句日  
邊尋

過潼關

一雨峭函底風沙放我過嶽神猶假借官吏莫誰  
何塹斷思航渡城堅戒石摩一夫工墨守寧恡萬  
夫多



道逢鄉人笑僕駟馬之瘦

生笑長裾曳仍羞下澤奔據鞍非馬授叱馭豈王  
尊汗血能觀國的顛終感恩莫欺駟馬瘦揮策請

金門

五言絕

盤豆舖南李翁園

李翁卧亭年春深掩柴荆忽聞風雨響疑是勤王  
兵

六言

題趙園

瑤瑛夾侍梅臺琴瑟自鳴松島山中野服相羊足  
以亡憂遣老鑿池智有泉源種木胸無芥蒂螭頭  
吐水涓涓端是銀潢一派

七言古

道逢散遣之卒云講和退師無所用之矣輒  
以二十六句道胸臆



翁擁麾幢我爲兒，剽聞竊睹皆兵機。其中襲擊不容  
容瞬眈行電掣，猶逶迤戎人長驅越大河。天下震  
驚觀闕危肉食之謀，殊未滅我憤切骨。其誰知慨  
然奏疏金馬門，力陳盟賂損國威。嚴尤下策尤可  
笑，晁錯上書亦奚爲。道路荆棘初剪除，花如步障  
吾東之八年閉戶尺蠖屈。一旦渡關匹馬馳，行行  
側身聽戎捷。忽聞募士詔，遣歸濃書大墨榜。教詔  
曰：敵悔過今退師，羽檄向來召貔虎。乃詠出車誥，  
杖杜囊兵銷刃兵。猶怒却把鋤犂農，鼓舞君王神  
武。今藝祖爾賊不歸汙我兮，兵猶怒詩却怨而  
不怒。忠簡真有至性，真有定養。

七言絕句

曉渡

小雨疎風轉薄寒，駝裘貂帽過秦關。道逢一澗兵  
徒涉，赤脰相扶獨厚顏。盡嘆逃兵也，獨字恐兵  
不服當時宰執。主南渡者巧言如簧。



華陰道中

煙透見白初疑雪日映欄  
粧却是花馬渡急流行  
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

其二

菅茅作屋細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  
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  
摩詰輞川圖

其三

寧王畫作金盆鴿韓愈詩誇玉并蓮  
瓦缶泥泓村落小亂茅羣雀不堪傳

至洛

都人士女各紛華列肆飛樓事事嘉  
政恐皇都無此致萬家流水一城花

華下

千岩層出亂雲飛失我平生洞府期  
夜據征鞍不交曉舉頭彈指睡希夷

馬上口占



龍興虎視詭周秦王氣東游作汴京陰祝巨靈移  
此險大河爲塹嶽爲城

蚤發

繖幄垂馬踏沙水長山遠路多花眼中形勢曾垂  
中策緩步徐行靜不譁靜不譁儼是有聞無聲

氣象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五終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六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雜著

寧國長老語錄序

趙州栢子果是分明靈雲叅花更無疑惑一宿不  
爲迅速九年未是遲延萬法只是一門千口豈有  
兩台寧國堂頭宗乘東道覺路南車儒釋兼通死  
生了蓮包藏無礙常發大慈悲心度接有緣默傳



正法眼藏如某愚昧願師提撕濟我無底舟航還  
我未生面目深悟筌蹄之要證此上機姑有土苴  
之餘寓諸方冊

閱鄉麻衣寺瘦佛畫像贊

壁上瘦者乃人天師非病維摩亦非辟支學道雪  
山跣趺忍饑中包太虛外示清羸方其瘦也一麻  
一麥鬢髮如蓬鬢蠟面骨及其肥也丈六金身相  
三十二爲佛世尊非我癯儒亦非飛仙願此法身  
充滿大千是故合堂作此偈言

題埵師休牧軒頌

青居曾露一絲頭謾示人能解牧牛究竟本來無  
一物未知能使阿誰休  
一乘休去已忘機恰似當初未牧時雲起雲消本  
無迹有爲全體是無爲  
空餘短笠與輕蓑道著休時事早多更向中間問  
消息夜深無奈月明何



告金天廟文

維嶽雄峻維神司之雲雷翕張神固專之作帝金  
天號位高明明云胡戎醜竊我盛名夫金者莫方則  
爲西制器則爲兵論幣則爲上鐘人則爲英厥號  
耿光可享維神彼虜無知擅干厥身匪國之殃繫  
神之讎神弗殄誅爲神之羞大發陰兵百萬其師  
怒目張牙龍甲豹皮曠弩橫刀鐵騎沓馳助我羸  
熊戮彼鯨鯢神以獨尊祀以不隳借神威靈一掃  
無遺

請寧國再開堂疏

伏以山上浮雲本無心於去就海中潮水豈有意  
於往來無非時節因緣要識卷舒任用寧國堂頭  
自家衣鉢非徒庾嶺傳來心地泉源便是曹溪流  
出吞盡三世諸佛跳出四面八方七縱七擒縱橫  
妙用三仕三已喜愠不生何妨舊店重開可謂前  
燈復續珠還合浦鶴返故巢正當恁麼時請說這



箇法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伏以萬法本空一性圓寂拏花鷲嶺曾虧一笑之  
瑕面壁少林猶病多言之失必也忘真俗之二諦  
混色空之兩途自非圓頓之疏曷致機筌之用某  
人長死洞明宗旨深達祖風始出世於治平實印  
可於法湧退藏密旨栖心彌勒之道揚重振泉乘  
示跡法輪之古刹人天共集九聖瞻依會須振領  
提綱十方坐斷若也超佛越祖一線不容除是慣  
戰作家能具正法眼藏既登寶座願振潮音俯徇  
衆情無煩退托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靈山正法眼本從微笑傳來金粟不二門亦向無  
言悟入必將說難說之法相與叅未叅之禪灼然  
開口便差須是當仁始得其人導雲門之一泚住  
龜鷲之三春祖風夙振於淮壩道價浸高於海內



屬寶林之虛席命衆刹以謀師既蒙赴感於隨緣  
何異逢場而作戲前日瑯琊席上已示老婆心只  
今襄水岸頭佇聞獅子吼

爲華州作延請畫老疏

義標第一建特地之伽藍語揭前三屹衝天之率  
堵雖狀神龍之暗護亦資象數之冥搜不有當仁  
豈容作禮某人性融圓覺迹契因緣定裡光明入  
惠持之境界句中法令得智老之門庭願解禪包  
來提祖印奮拳擲臂宜借掌於巨靈舉拂拈鎚試  
拔蓮於玉井不憂末劫端是本心

千手眼大悲偈

千手一手用千眼一眼觀用觀無差殊何必許多  
般

覽鏡偈

覽鏡影還在掩鏡影還去試問鏡中人却歸什麼  
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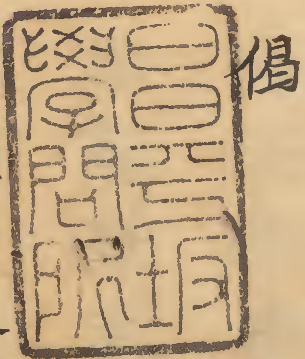


盧行者偈

休問東西南北莫說之乎者也直饒神秀文章不  
似老盧行者

佛說偈

後學要說禪教人學團謎佛祖意分明但爲傳衣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六終



和名